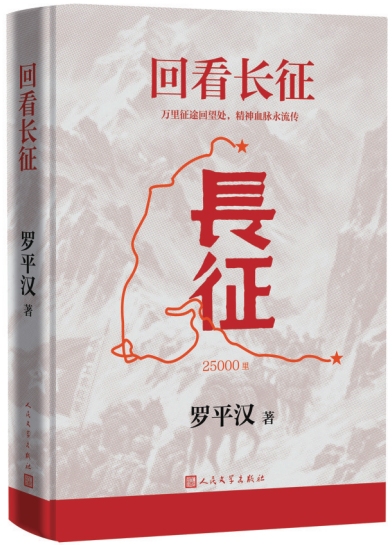




九十年后的回望

刘文



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，开始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远征。湘江血战、遵义转折、四渡赤水、巧渡金沙江、强渡大渡河、飞夺泸定桥、翻越雪山草地……两年间，红军跨越近百条江河，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（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20余座），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，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，最终胜利抵达陕北。

90余年后的今天，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，不禁要问：长征何以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？历史为何选择了毛泽东？长征精神对当下有何启示？

2026年9月，著名党史专家罗平汉教授的新著《回看长征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他以严谨的史学态度、生动的叙事笔触，为读者揭开了这些历史之谜。

史实为基，勾勒长征全貌

《回看长征》严格遵照3个历史决议对于长征的论述，以历史脉络为经、关键事件为纬，还原了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壮阔征程，解读了这一人间奇迹背后的信念力量与历史必然。全书分为“从准备转移到湘江战役”“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”“艰难的草地”“长征之意义”4部分。从湘江战役之惨烈到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，从通道转兵的生死抉择到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，从过草地的艰难险阻到北上方针的坚定执行，全书以严谨、缜密的笔触，全方位再现红军长征时的苦难与热血。

湘江战役是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战斗之一。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突破国民党的第四道封锁线，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。罗平汉教授通过翔实的史料，还原了这场战役的残酷与悲壮。“三年不饮湘江水，十年不食湘江鱼”正

是湘江血战留在民间记忆中的沉痛回响。这场极其惨烈的战役，以血的代价让党和红军进一步认清了错误路线的危害，成为遵义会议前最沉痛的历史教训。

四渡赤水则是中国革命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。“那时，敌军集中了四五十万人，红军只有3.5万人，力量悬殊。红军又处在没有根据地而且地瘠民贫的地区连续行军作战，今天过河西，不几天又回河东，加上春雨连绵，敌机空袭，部队经常夜行军，吃不好，睡不好，以致怪话很多。但是，毛主席心中有数，就是和敌人打圈圈，让他们捉摸不定红军的行踪，终于把他们甩掉。”从亲历者这段生动的描述中，我们可以窥见毛泽东超凡的军事指挥艺术。

逆境突围，凝聚起新的团结

面对重重排挤与绝境，毛泽东如何凭借超凡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指挥艺术扭转乾坤？

长征初期，毛泽东一度被排除在军事决策核心之外。湘江战役的惨痛教训使党和红军认识到“左”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。通道会议、黎平会议、猴场会议、遵义会议……一系列会议的召开，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。罗平汉教授通过对这些会议的细致分析，还原了中共中央在危急关头作出正确抉择的历史过程。

本书没有把历史简单地书写成“个人传奇”，而是把毛泽东从“靠边站”到逐步接近决策中心的历程，放在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集体抉择中来考察：

湘江之后，红军往哪里去？

是继续按原计划北上湘西，还是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？

面对重兵围堵，是硬打硬拼，还是避实就虚、机动穿插？

这些争论不是书斋里的路线辨析，而是直接关系到几万红军的生死选择。书中写毛泽东的主张如何在败仗、减员、追兵和饥饿的逼迫下被重新认识，写周恩来、张闻天、王稼祥、朱德等人在关键节点上的态度变化，写各级将领和普通战士在惨痛代价中的觉醒，也展现一个政党，如何在绝境之中坚持集体讨论、直面分歧、纠正错误，凝聚起新的团结。

深度剖析，回答历史之问

遵义会议为何能实现历史转折？过草地时究竟发生了什么？

《回看长征》中，作者带读者抽丝剥茧，回答历史之感。例如，关于过草地的艰难，书中写道：“许多红军战士没有牺牲在湘江渡口，没有牺牲在乌江、赤水河、金沙江和大渡河畔，也没有牺牲在老山界、乌蒙山、夹金山上，却牺牲在没有枪炮声的川西北草地。他们中，有的因缺粮而饿亡，有的因野菜中毒而倒下，有的因身

陷泥沼而沉没，有的因草地上的突然暴雨而被冲走……这些红军战士中，有从中央苏区出发老兵，也有一路扩红而来的新战士，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对革命的忠诚。”

在探讨历史的同时，《回看长征》也在探讨绝境中的生存智慧与战略定力。坚定信念、艰苦奋斗、实事求是、顾全大局、紧密团结、依靠群众的长征精神在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。

在“实际上是在党内搞统一战线”一节中，罗平汉教授通过1960年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的对话，揭示了长征途中与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惊心动魄：

斯诺问毛泽东：“在你一生中，当你观察中国革命的命运时，哪个时期使你感到是最黑暗的时期？”

毛泽东回答说：“我们是有过那样的时候的，比如，打败仗的时候，当然不高兴。我们打过败仗的。在长征中，我们的人员减少了，当然也不高兴了。但是总的来说，我们觉得是有希望的，不管怎样困难。那时的困难主要不在外部，而是在内部。张国焘闹分裂，那是最大的困难。那个困难我们也克服了。我们用适当的政策，把张国焘率领的部队争取过来了。”

这也印证了毛泽东的判断，“同张国焘的斗争，实际上是在党内搞统一战线。”在这场斗争中，毛泽东坚持斗争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，做到了斗而不破，为后来三大主力红军胜利实现会师、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创造了条件。

回望过去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。90年前，红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；90年后，我们早已不必再翻越夹金山、穿越茫茫草地，但新征程上依然有新的“娄山关”“腊子口”。

今天的“娄山关”是什么？也许是实验室里一次接一次的失败，是芯片被“卡脖子”时那种喘不上气的憋屈；也许是深夜加班后走在空荡地铁站里的疲惫；也许是面对外部打压时，必须靠自己杀出一条路来的那种紧迫。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“雪山草地”，只是形态不同。

关键是，当年红军面对绝境时的那股信念，今天还在不在？

《回看长征》一书里，郑金煜牺牲前说：“我知道党的事业一定会胜利”；刘志海冻死在雪山上还攥着党证和一块交党费的白洋；钟赤兵用木匠锯截肢后还坚持走到陕北……这些细节之所以打动人，不是因为它们“高大上”，恰恰是因为它们具体、真实、有血肉。长征精神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，它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极限时刻做出的选择。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，我们仍然需要发扬长征精神，坚定理想信念，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，勇于战胜各种艰难险阻。

杜鹃灼灼映初心

盛夏

品读尹红芳的长篇报告文学《杜鹃红——乡村振兴中一百个红军后代的故事》，我突然想起我在井冈山的日日夜夜，在井冈山干部学院学习的时光。

《杜鹃红》里漫山遍野的映山红仿佛在文字间次第绽放。这本书扎根红都瑞金的土地，作者历时数月深入乡村走访，用真实细腻的笔触，记录了一百位红军后代扎根乡土、振兴家乡的动人故事，让我读懂了红色血脉代代不息的力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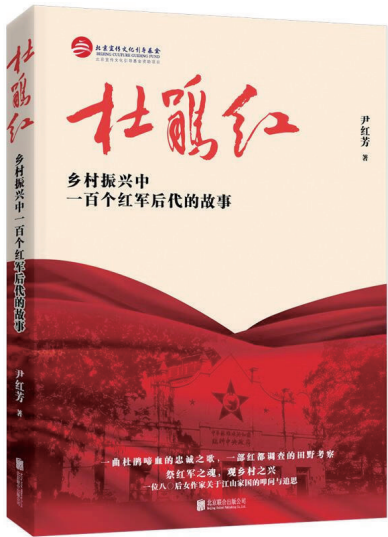
《杜鹃红》采用历史与现实双线交织的写法，一边回望烽火岁月，追忆红军先烈为国为民、浴血牺牲的峥嵘过往；一边立足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壮阔浪潮，聚焦平凡普通的红军后代。他们生长在红色热土，铭记先辈的信仰与赤诚，从不靠先辈功绩索取优待，而是以踏实奋斗续写新时代的红色篇章。他们之中，有人返乡创业，开办工厂、民宿，带动乡亲就近就业；有人扎根基层，深耕乡村治理、文旅宣传，盘活乡村资源；有人投身特色农业与乡村电商，让老区特产走出大山，助力家乡从被动“输血”转向主动“造血”。

《杜鹃红》最打动我的，是书中人物平凡而伟大的坚守。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而是日复一日默默耕耘。他们中有历经病痛仍坚守乡村建设的基层干部、放弃安稳生活返乡创业的青年、扎根田野深耕产业的普通人……这群红军后代，把先辈的忠诚勇敢、坚韧担当融进日常点滴，让红色精神不再是遥远

的历史符号，而是看得见、摸得着的行动。

《杜鹃红》在艺术表达上兼具纪实力量与诗意美感。全书词牌分卷、乡土意象成章的结构新颖别致，杜鹃红作为贯穿全书的核心意象，既是瑞金山野的自然繁花，更是先烈热血、后辈初心的象征。作者以平实的文字、鲜活的细节刻画平民群像，让每一个故事都真挚动人，极具感染力。

百年风雨兼程，红色薪火相传。先辈用热血守护山河无恙，后辈用奋斗建设家乡富



强。读完《杜鹃红》我深刻明白，红色基因从不是尘封的过往，而是代代传承的初心与担当。作为新时代青年，我们当以红军为榜样，赓续红色血脉，怀揣赤诚初心，脚踏实地、砥砺前行，在时代的沃土上绽放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“杜鹃红”。

尹红芳常说想起在瑞金走过的那些村庄。那里的老人会指着前方的山说：你看，杜鹃年开，红得跟当年一样。它们从不需要刻意宣告——它长在土地里，红在山脊上，落在每一个沉默坚守的身影中。就像那些年轻的脸庞，他们从先辈手中接过的是一种无需言说的承诺。

“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。”九十年前那场跨越万里的跋涉，九十年来不曾中断的守护，都在告诉我们：最“当红”的人，是日复一日、用平凡之躯撑起山河无恙的每一个他们。

前人的路，后人的书

谭谈

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的日子里，一摞书稿，摆到了我的案头。这是一位年近七旬的退休军人，耗时四年，行程六万公里，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路，从江西宁都、寻访当年一个个旧战场、一处处旧营地，瞻仰长征路上的一个个纪念馆、展览馆……写下的九十篇心得文字。

这是一个人今天的长征！是他在“今天长征”路途上写下的文字。字里行间，他在与九十年前的先辈交心对话，是代表当代的人们回望历史，思索来路。每一处纪念地，都是他的课堂。使他警醒，引他思索，从中获得前行的动力。

他的这次“重走”，原想从于都看长征的“第一渡”开始，结果却误在宁都下了高速。于是，他的“重走长征路”，便从宁都开始了。而宁都，是当年中央苏区的一个核心县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重要战场，也是一九三二年宁都会战解除毛泽东军事领导权的地方。在反“围剿”纪念馆里，听讲解员讲堡垒主义，讲李德的教条指挥，看一面支前旗上打着的十七块补丁。他又去下廖村找张大爷，听老人讲碉堡和苦难的旧事……他在这篇散记里写道：外部碉堡封锁与内部脱离实际的指挥，共同把苏区逼上绝路。长征是被迫的突围！红军长征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。

湘江战役，是红军长征路途上最惨烈的一位！八万六千多人，过江后只剩下三万多人！折损将士五万余人。壮烈牺牲的红军将士的血，染红了半条湘江。当年流传这样的民谣：“三年不饮湘江水，十年不食湘江鱼”。红军战士的英勇奋战精神，令人钦敬！而错误路线的指挥，造成的惨痛后果，又是多么令人痛心！他在《血洒湘江》这篇散记里写道：纪念不能只讲胜利和精神，也要记住错误和因错误而造成的损失。博古、李德有责任，临时中央的路线有责任。我们不能只写

这个人，就是佐胜。

这本书，就叫《山河回响》。

“诗意”长征

钟伦荣



10月16日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，游客在参观“伟大的远征——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”。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萌 摄

红军长征不只是一场震撼世界的军事远征，它以草鞋为笔，以山河为纸，蘸着风雪与热血，写就不朽的诗篇。那些诞生于枪林弹雨、雪山草地间的长征诗词，接续中华文脉中“诗言志”的传统，将民族之志、信仰之志熔铸于诗句之间。

毛泽东的长征诗词，是“诗言志”的典范之作。这些诗词以其纵横恣肆、俯视百代的气势和力度，生动再现了长征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，是史诗长征与诗言长征的完美统一。

西风凛冽，霜月悬天，娄山关的硝烟未散，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在战斗之后落笔。“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。从头越，苍山如海，残阳如血。”毛泽东没有刻意渲染胜利的狂喜，而是以如海苍山、如血残阳勾勒山河气象。依照“诗言志”的审美传统，诗人借雄关、残阳、雁鸣这些苍茫意象托物起兴，不言艰难，而艰险自现；不言言壮志，而必胜之心跃然纸上。一场惨烈的战斗，化为沉雄诗词，这便是古人所说的“言志”。

翻过雪山，走出茫茫草地，历经万水千山阻隔，《七律·长征》随之横空出世。“红军不怕远征难，万水千山只等闲。五岭逶迤腾细浪，乌蒙磅礴走泥丸。金沙水拍云崖暖，大渡桥横铁索寒。更喜岷山千里雪，三军过后尽开颜。”这是“诗言志”最鲜明的体现。毛泽东将连绵山岭视作细浪泥丸，于苦寒险境中生出乐观豪迈。诗句写山水之险，写征途之苦，最终抒发的，是红军藐视磨难、矢志向前的革命之志。

《十六字令三首》以山起笔，“山，快马加鞭未下鞍。惊回首，离天三尺三。”“山，刺破青天锊未残。天欲堕，赖以拄其间。”一座座高山，既是长征路上真实的屏障，更是红军钢铁意志的象征。山之巍峨，恰如将士挺拔不屈的脊梁。还有《清平乐·六盘山》中登高的咏叹：“六盘山上高峰，红旗漫卷西风。今日长缨在手，何时缚住苍龙？”登高望远，借高峰红旗抒发收复山河的宏愿。

长征的诗意，不只见于毛泽东笔下的名篇，也见于众多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的诗歌里。二万五千里漫漫长征路上，红军将士以步履书写传奇，用生命吟就诗篇。一字一句，镌刻着雪山草地的苦寒，记录着浴血奋战的勇毅，承载着永不熄灭的理想。品读这些荡气回肠的篇章，我们得以穿越岁月烽烟，读懂长征独有的诗意。

“娄山关前鏖战急，遵义城头赤帜竖。舵手一易齐桨楫，革命从此上新途。”27岁的伍修权列席遵义会议后写下《七律·历史转折》，写尽长征初期的血火之痛，更道出拨正航向后的新生之喜。

“十月里来秋风凉，中央红军远征忙，星夜渡过于都河，古陂新田打胜仗……二月来到贵州境，打垮黔军八个团，取了娄山关险地，遵义大名天下传。”陆定一、贾拓夫合作整理的《长征歌》，以民谣的口吻，记录了红军告别于都、转战云贵的每一步征程。

“刚过草地到巴阿，无那西风日未斜。且喜境界新耳目，不虞粮秣少胡麻。巨狼解缆技殊巧，野虹射人事可嗟。前路纵遥知马力，谁予便利散分家。”林伯渠所写的这首《长征》，既记录跋涉途中粮草匮乏的艰苦境遇，也暗含对分裂行径的批评，纵前路漫漫，依然满怀希望。

“绿原无垠漫风烟，蓬蒿没膝步泥潭。野菜水煮果腹暖，干草火烧驱夜寒。随意坐地堪露宿，卧看行云逐浪翻。帐月席茵刀枪枕，谈笑低吟道明天。”张爱萍笔下的《过草地》，字里行间不见消沉，依旧谈笑期许明天。

萧华所作《长征组歌》，更是用如歌的文字串联起长征的重大历程。“横断山，路难行。天如火来水似银。亲人送水来解渴，军民鱼水一家人。横断山，路难行。敌重兵，压黔境。战士双脚走天下，四渡赤水出奇兵。乌江天险重飞渡，兵临贵阳逼昆明。敌人弃甲丢烟枪，我军乘胜赶路程。”“雪皑皑，野茫茫，高原寒，炊断粮。红军都是钢铁汉，千锤百炼不怕难。雪山低头迎远客，草毯泥毡扎营盘。风雨侵衣骨更硬，野菜充饥志越坚。官兵一致同甘苦，革命理想高于天。”质朴直白的诗句，还原出最真实的长征岁月。

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，我们再次读这些长征诗篇，依然能感触到字里的滚烫温度。那条漫漫长征路早已沉淀为民族记忆，而这些诗词，作为“诗言志”的现代回响，连接起古今中国的精神脉络。

长征虽远去，但诗中志向不灭，长征的诗意，将在一代代人的诵读与践行中，永久流传。